



叶竹诗选

辑一

我的灵魂开始下雨

辑二

漂浮在银河里的诗

辑三

您是我的慈爱永远睡在我的心窝里

辑四

隐题诗

辑五

旧诗词新写



作者简介：

叶竹，原名：叶平义，印度尼西亚华裔，童年因华侨被封，未受过正规华文教育。深受印尼巴故诗人柔塞欧·郑的影响，以及得到北雁诗兄的鼓励，学写现代诗至今。已经出版诗集有《叶竹双语诗》，与北雁合集《双星集》《双星集2》，与香港作家东瑞合编《印华新诗欣赏》。主编《千岛诗页》双周刊，现任印尼东区文友协会主席(2023—2026年)。

— 特别鸣谢 —

本诗集能够顺利出版，承蒙各位热心人士的赞助



吴萌暄

泗水吴氏宗亲会、广肇会馆、鲁北乡亲会顾问，华裔妇女联谊会、开明联谊会，开明三语学校校董，泗水《千岛日报》社长，东区文友协会顾问。



吴超峰 邓汉霖贤伉俦

热心公益，助人为乐。



施廖彩珍

2018年在香港出版《松采集》：“乘物游心”和“翩跹如蝶”两书，现任东区文友协会顾问。



张荣伐 王慧芳贤伉俦

热心公益，助人为乐。



陈淑莲

印尼东区文友协会顾问



我的靈魂開始下雨

葉竹·名詩

我的靈魂開始下雨

是這不潔的天堂呢還是

這聽不見的天堂

拍着紙糊的飛機

還有這在拉著高塔如用其

你台眼之在現在也如

我清初之輝山身子

已相送，這一切終於成為過去

曉風·白夢史

張默

己酉年夏月

張默

台湾著名诗人、诗评家张默老师书法

秋深時伊曾託染霜的落葉寄書



叶竹先生清賞

春醒後我將以融雪的溫度奔回

雪梅浩夫





叶竹诗选

叶竹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奉天文化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叶竹诗选/叶竹印尼泗水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24.3

ISSN 1321-3622

叶竹诗选

责任编辑 吴宇天

制 作 沈阳图文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地 址 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大街18号

印 刷 沈阳天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x1230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40千字

版 次 2024年3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1321-3622

定 价 58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从语言削弱到隐蔽内核的情理冲突

文/王武臣

记得西川在前年接受《十月》杂志采访的时候，曾经讨论写作的当代性，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说现阶段中国文学讨论的话题都太轻了。他讲到的“太轻了”是一个整体现象。纵观当代网络平台的繁杂诗歌作品，确实较少有切开现实横剖面，和当今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形成“切实交融”的力作。

而读完叶竹的诗歌，我认为他的诗抒情性审美具有某些“绝对性”的逻辑特点，其中包括涵盖具体、抽象和比较等逐渐消逝的具象实物，及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呈现的具体思维特征。叶竹的作品适合慢读，边思考边读，读一读停一停。也许是印尼华人的文化环境，也可能是他在估计削弱语言的表象，不管何种原因，我认为叶竹的诗都应对了韩东“诗歌止于语言”的诗学终极理论。他似乎在寻找最为浅显的理由，对所表达的个体现实进行充分思考：《画出的圈圈是我走不出去之境》“栅栏原就是一道稠密的圈套/让呆头呆脑的在原地里打转/以刺配下放到丰腴了脂肪/以为跨出了大海却跨不出/这一条栏杆/他们看中发胖的身躯是一块油/又担心鼾声在骚扰着黑暗/他们怀疑痴肥会长满一身的非典/便在暗中施打了一针无形的隔离//冥冥中是谁设下这所安全的逮捕庄/再忙碌的奔蹄仅止于豢养/像生命环扣在无门之锁/让圈圈的栅栏走不出自己的圈圈”。比如这一首《画出的圈圈是我走不

出去之境》。从文本表面看似乎略微朴实、沉稳，没有太大的张力重叠，但还是我刚才说的，叶竹的作品适合慢读、细读，边读边思考，“栅栏原就是一道稠密的圈套”心象就进入到生存和困境的情理冲突，一切看似水到渠成的过程，在“忙碌的奔蹄和豢养中，扣上了无门的生命之锁”，人生的困顿囚笼，与共同呼应成的个体认知能量场内应运而生。

再比如《突破一匹雪枯枝钓诗香》，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以脱离不开当下的、社会的、生存现实的真实体验，赋予了诗歌文本新的“唤醒”功能：“突然降临的一场雪/破坏力之大令人难于想像/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匹配所带来的结果是/雪不管你喜不喜欢都要你尝到今生的冷//枯瘦如柴不足为奇/枝叶掉尽也不愿掉落最后的这把骨头/钓雪是我们所坚持的乐趣/诗会从土地里升出头来/香是枯枝上流露的喜悦”。我认为叶竹的诗歌都有着“从心象的自由延展到潜在的意识追问”这种惯性，这样的意识追溯并不是非理性的，其文本形态的表象之下一定会安插“警觉、警醒”等叠加内涵，比如“匹配所带来的结果是，雪不管你喜不喜欢都要你尝到今生的冷”，他没有对所引据的物象进行有规则的“比对”和“鉴定”，却让诗歌文本在更深度的思想空间变得非常柔韧，让读者在“雪”和“冷”两个主体和客体那种情理冲突的解读之下感受精神撞击，慢慢沉入作者隐蔽的诗歌内核和潜在秩序，成为了一种自由心象所渗入的独特哲思。

叶竹的诗包含生命的感悟与哲理的沉思，沉着冷静及睿智理性的思考，现象的揭露和生命真实体感等等。从创作角度来分析，这种直觉萌生的创作惯性杜绝了怪诞、粗粝、阴沉。如这首《灯笼悬挂起一盏明亮的乡愁》，从客观事物“灯火”关照着“身影”

的站立者形象，契合了内在隐蔽的抽象思乡思想，比较自然地表现了对生命、对远离故土的深刻思考：“灯火不曾在心中熄灭/笼里的鸟/悬在临风处/挂在屋檐下/起始有些失措/一听年关带有亲切的马鸣声/盏灯更加失神了/明明就站在夜里/亮着一排久违的身影/的确，误把/乡音说成ABC/愁似初醒的光”。其中，“悬在临风处、挂在屋檐下”的意象成为生命的语言客体，从诗人“自由思想”的派生到生存的牵制，“失神的盏灯”是确凿的、移动在诗里的“活体组织”，“点燃——失神——初醒”之间穿插本客体之间的意象冲突以及诗人对生命的叩问。

作者叶竹是我所阅读诸多诗人诗集当中，特别细腻、真诚和直言不讳的诗人之一，希望这样的华裔诗人，能更深入地奔附进他生命深处，不断矫正心灵世界的方向，找到生命本真，找到诗意中的灵魂，共同为世界汉语诗歌添枝加叶，添光加彩。



辑一 我的灵魂开始下雨

我的灵魂开始下雨	02
诗	03
写作	05
书	06
疫情诗(三首)	07
题陈琳老师《江南春 战新冠》图	10
掌上荷	12
孟晚舟的无奈	14
我不能呼吸	16
荷之守	18
寒川	20
致——北雁诗兄	22
美丽的外衣下是否潜伏着危险	24
沉默的大海	25
我的灵魂在高铁上摇荡	27
吃橘	28
云	30
桌子的一张无告脸色	32

画出的圈圈是我走不出去之境	33
黄昏中的白素香	34
枯黄的意义	35
晾晒中的鱼	36
家	37
我从江里捞起一丛诗香	38
回乡偶书	39
他	41
天公告诉我	42
侧影	43
福尔马林	45
笼中鸟	46
深山	47
与恋人同赏冰雕展	48
大地	50
壬午水马载来的一车的雨	51
雪意	53
镜子	54
骤雨	55
沙	56
倾诉	57
巴厘岛之光	58
疯妇骑上火车的联想	60
门	61
窗	63

清明祭祖	65
划湖	66
钓月品诗	68
壬寅的春天	70
大地·画廊	71
夏日河畔	73
秋收	74
绣	76
海之岸	77
五月的风	78
金色的小河	79
山村的早晨	81
漂水花	83
夏日的河	85
耕耘季节	86
秋云	87
街边龟待估	88
无声的开示	89
恐惧	90
黑	91
金河	92
北摩 (Bemo)	93
伞之诗	94
半日	95
织	96

结束	97
最终	98

辑二 漂浮在银河里的诗

漂浮在银河里的诗	101
禅诗三首	104
生活·禅	106
世界	107
大自然之歌 (组诗)	108
一个人的	111
街灯小语	113
虾	116
鱼	117
旅人	118
三轮车夫	119
清道夫	120
疯者	121
小诗八首	122
影子	125
复活	126
面具	127
金融风暴	128
雨的政策	129

品茗	130
梦	131
湖	132

辑三 您是我的慈爱永远睡在我的心窝里

您是我的慈爱永远睡在我的心窝里	134
忆母亲	135
清明偶感	136
荷	137
诗的演绎	138
焚寄诗师柳摇村	140
隐藏的岁月	141
悼诗人洛夫	143
江城子	145
找不到您	148
悼诗人康静城	149
绿色的心愿	151
悼狄欧兄	153
悼念风笛创社笛兄李志成刀飞	155
悼四姐碧英	156

辑四 隐题诗

风笛四九 天长地久	158
天地有正气 诗援孟晚舟	159
突破一匹雪 枯枝钓诗香	160
我是诗虫，酩酊在一部残破的书页里	161
灯笼悬挂起一盏明亮的乡愁	162
人从桥上过 桥流水不流	163
诗人患有眼疾 此事有诗为证	164
千古以来所有的光辉必铸以磨难	165
只有在烈火中才能提炼出精钢	166
且被凝固为一枚闪烁的伤痕	167
急奔也只是一种吊着的尴尬	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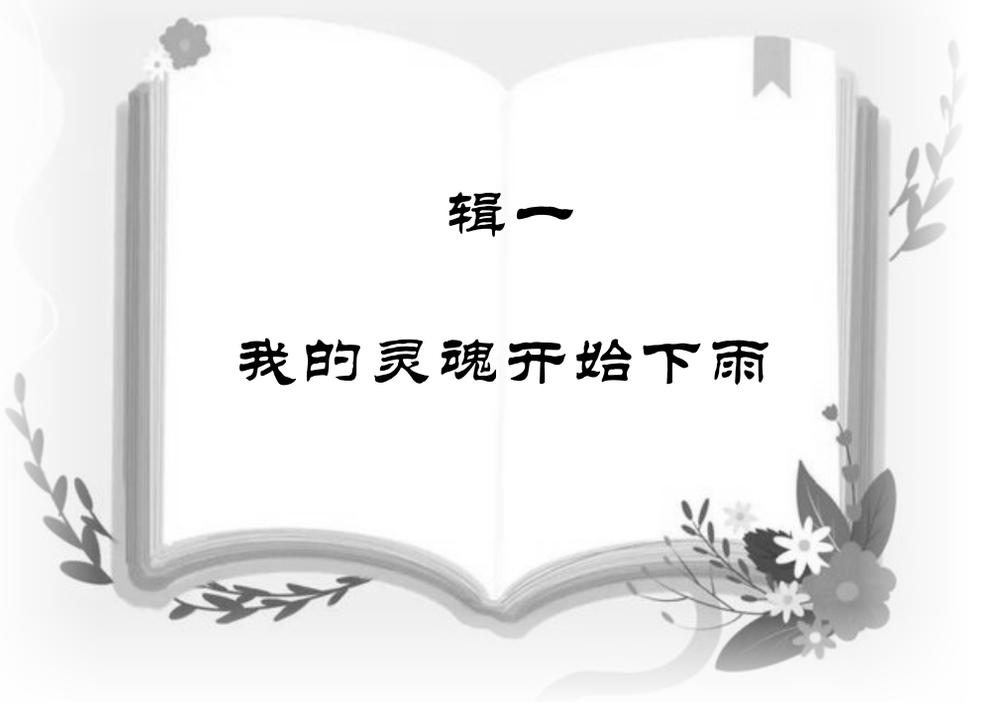
辑五 旧诗词新写

沁园春 雪	170
渔歌子	173
石灰吟	175
破阵子	177
大风歌	179
西江月	180
渔歌子	182
水调歌头	184
登幽州台歌	187
竹石	189

定风波	191
天净沙·秋思	193
秋收	195
示儿	197
枫桥夜泊	199
虞美人	201
声声慢	202
夜雨寄北	204
黄昏	206
卜算子	208
听雨	210
江雪	212

附录:汉诗韩译

螳螂(外一首)	213
바퀴벌레(외1편)	214
吊着的彩纸	215
매달린 색종이	216
叶竹的词牌现代诗革新——评《水调歌头》	217
新奇灵动的语言魅力——谈叶竹《晾晒中的鱼》	222
后记	225

An illustration of an open book with decorative floral and leaf elements around it. The book is open, showing two pages. The text is centered on the pages. There are small flowers and leaves scattered around the book, particularly on the left and right sides and at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辑一

我的灵魂开始下雨

我的灵魂开始下雨

我的灵魂开始下雨
为这不洁的天空呕气
乌鸦叫出魑魅
拍卖纸糊的飞机
还有现代技术高超的用具
你出现,不在现在的舢舨
我滑动赤裸的身子
只想说,这一切终将成为过去

2014.04.10 刊于《千岛诗页》

诗

他设法使人快乐
来,走近他
走进无法自拔的情绪里

他就是要你忘掉一块石头
忘掉被牵走的宝马
还有
有钱也不给书读的坏家庭

他绝不颐使气指
但他会令一些气候惴惴
尤其令一些不怀好意的人
总要他们跳动着眼皮
他教你
如何避开暗夜的追击
所以坐在他怀里
当然可以
与时间脱离关系

夜已深了
我不睡还能干什么
就让他成为我入梦时的
发光体

2008年4月24日刊于《千岛诗页》

写作

我在自言自语
像流水在寻找发泄的出口

母亲在家乡
渔人在海上
朋友
今晚你将捕回一尾月光

风拍击作响
吐不出心中的秋
怎么不见我的海

这是一条勇往直前的误区
水分很高
没有半点虚张

2008年3月9日刊于《耕耘》版231期

书

这是一部天书
五千多岁了
够我一生糊涂

这就是你要的样子吗
从一开始
你就喜欢我这种精装

当满街的弃鼠尸成了一种文化
腐败的尘土便随着张扬

诗已无能为力
挽回生活里掉落的夕阳

弃圣绝学
老子早在那里笑你
多此一举

2008年3月15日刊于《东区文苑》

疫情诗 (三首)

不是突发事件
而是蓄谋已久的
杀伤力
从鼠疫，西班牙流感，炭疽病到非典
病毒，从不曾放过
每一间隙可侵机会
犹如武汉
晴天霹雳
成了炸开来的
牺牲品

不哭不泪
灾难会铸就坚强
引来八方援手
何惧一粒小小的肺炎
病痛只会招来
更多众志成城的堡垒
阴暗的病毒

又如何懂得
中国儒侠从不使用暗剑
且磊落大方的逢难必援

二

蝙蝠说
谢谢你们把我烤进肚子里
让我浴火重生
让我衍生出
万千子民

让你们与我生死相随

三

今年出门
天天检测热度
再经过特备的消毒水
泼你泼我泼腥味

不丹国王说
瘟神不吃素
所以
病毒不来我这里

2020年9月15日刊于《东区文苑》

题陈琳老师

《江南春·战新冠》图

江南的烟雨
让一把无形的新冠
清洗
许多模糊的景点
如阴谋论般
更加透明了

山荫如黛
水清似镜
天空可以蓝得
容纳飞鸟坐下来聊天
远处
飘逸的白帆
正在喝咖啡

都说世界就应该如此的
清澈
看到了青山的妩媚

犹如看到了自己的笑靥

病毒说

人，如果犹不能自拔
把自然环境弄得脏兮兮
我将以更肆虐的方式
回来

报载新冠病毒期间，许多工厂停工，大大减少了空气的污染，诗寓：后新冠时代，请为我们的子孙保留一片净土，不要再破坏自然和污染环境了。

掌上荷

撑托起
一粒
含苞待放的
地球

以清香
过滤，四周
突如袭来的
新冠

一脚泥泞深
陷另一脚
踏
出
唯我
独把世界濯洗

如此一株
如僧如佛似仙似云

高昂不同凡响
鬼见鬼愁神见神忧
瘟神见了
亦郁郁寡欢而落荒而逃的
疫苗

从此天上
地下
把自己站成
廿一世纪
一抹
崭新之
光

2020年10月30日刊于《千岛诗页》

孟晚舟的无奈

仅凭一张
轻轻的
莫须有的
罪状
便把妳重重的套上了脚镣

倾一国之重
强压一双柔弱的脚
父亲
强权无所不极的行径
以其卑劣的行为
锁扣
世界领先的科技

父亲，五百多个日子了
您好吗？想家
成了一缕无声的长叹
父亲，您欠着的唠叨
要还哦

等我回来
我一定带着胜利
回来

回来倾听您的教诲
父亲，对不起
是女儿不孝
让沧桑
加深了您脸上的皱纹

科技何罪
5G更无辜
所以，女儿不怕
流氓政权锁住的是
不被允许呼吸的真理
但永远也压不了
我们十四亿坚韧的
不屈不挠

2020-07-30 刊于加拿大《七天文汇》

我不能呼吸

一座

倾万墩权力制作的女神像

屹立

傲岸

把非裔亚裔种种无关痛痒的色裔

统统

压在

脚下

妈妈

救.....我.....

我...不能.....呼.....吸"

乔治·弗洛伊德声声的哀求

高举自由火炬的女神

依然

无动于衷

黑人的命

以及全人类

无辜的命

也是
命
这命
无非
仅值20美元

只听得
乔治·弗洛伊德
高呼
还我自由还我自由

2020-07-09 刊于 加拿大 《文汇园》

荷之守

致诗师柔密欧·邦

昔日
时间属后唐
曾有李商隐这个名字
以一寸相思一寸灰的荷骨
延伸过来
穿过时间 酝酿
划过空间 灌溉
把感情提升到佛为情多泪亦多的
千年不萎之
新的荷
傲立,无视于浊浊水流急
您有隐形的灵茎
血腾,无畏于凄冷骤雨
您有坚韧的灵枝
更以椭圆形灵叶 敞开成
现代的李商隐的胸扉
呵护只只游近您的
鸳鸯

才回首
忽见您一点足
临空跃起
如雁字横飞
把纯蓝的天空
挥挥洒洒了
一首一首
踌躇满志的
白云
读着读着
恍恍然我像跌在
时空无所阻的
后唐

2014.04.10 刊于《千岛诗页》

注：诗师柔密欧·郑于1979年在新加坡出版第一本诗集“跃起”。
写于1985年收录在1997年1月出版《娇阳下的歌声》诗合集。

寒川

诗赠寒川兄

那年

您从峭壁的深川走下来

人间处处

感受了

您满怀的

温情

虽然

您的名字

非常寒冷

而您的心

似火焰般发热

正如您的诗

烫手

把被冰封的我

溶解

使我重新领受

雨露的甘甜

如今
您飞抵雅加达
我却悔于
无法会您 然而
根植十多载的情谊
岂许时间所伤及
不是吗遍地逐野有了新绿
正是您今日的滔滔
浇着现代诗的
露水

1998年5月1日刊于香港《千島》杂志第2期

致——北雁诗兄

兼答“除夕寄叶竹”

花凋尽在人不在
落叶片片落成片片寂寞红

云叠信的日子
总把思念倒挂得一整个天空
你说惆怅正如身外忽袭的寒冷
何不把我写在夕辉里
游子冷彩带柔色的心意
重邀海啸鸥唱
婉转为
诗境

鞭不扬时蹄不响
纵然五月的鞭子长不及理想的蒙尘
孤傲的铁趾
一意要去拥抱努山打拉谷底的乐章
亦如你在荒芜的园中
苦苦期待

一株绿色的
消息

把问青天的酒杯搁下吧 暂且
连同诗灵词梦也搁下
唯搁不了的
是此刻的夜寒
竟不得不叫人将梦煮成暖酒般醉去
至于欢庆除夕
就在当年的那一场除夕后
便不复有夕可除了

写于1985年9月12日

收录在1997年1月出版《骄阳下的歌声》合集

美丽的外衣下 是否潜伏着危险

海啸成全了你们不成功便成仁的壮举
立在废墟上你们互助挥手牵手挽手
不吭一声，我看到你们美丽的众志成城
樱花，在这一刻也许已经哭成泪人

这外表感人的画面无不触动我们的心思
深思这凝聚的力量是否也会潜伏着一股令人忧戚的举动
老子的上善若水让你们学会无坚不摧
只有那股能破钢的坚利总在提醒我们
樱花，除了会哭泣也会拥有一副矮矮的狰狞

收录于2013年5月出版《双星集2》

沉默的大海

大海
沉寂的像一尾翻白肚的鱼
睁着圆圆的黑眼珠
如灰暗的天空
一片无声的呜咽
在心里汹涌
它想投诉什么
只有欲哭的云知道
骤把飘散的海水
蒸发成一滴
红色的
泪
重重地
向你我的胸口
撞来

从此
听不到海水的欢唱
海豚也不再表演花样

成群结队的
不知名的鱼
集体仰泳抗议
极力要回
再也回不来的纯净

矮矮的排水管
喷出长长的罪行
美丽的樱花羞涩地
撒向大海
开放出黑黑的
永不凋谢的狰狞

（写于2023.8.24海洋受难日）

2023年9月15日刊于《东区文苑》

我的灵魂在高铁上摇荡

我在高铁上奔跑
晚风在翻阅过往
一幅幅好坏参差的记忆
流程尽是欢天喜地的天灾
充满私欲的人祸
善良已被拐跑
我的灵魂开始扭曲
如果信仰已拯救不了人性
如果人要等到将枯了其言才美丽
原始纯真，只能在毁灭中重新塑造

吃橘

屹立于桌上
一只唐山橘
不敢动
一动便牵动全身毛髮

想像它是如何如何地越洋过海
抛开井边满是青苔的一撮乡土
从老远的地方
一直流放
在这热带翡翠的千岛

轻轻抓来
我抓着轻轻的惊叹似铅般沉响
里面有深藏的香甜正片片心跳
深情依旧依旧裹着撕不开的缠绵
润嫩色泽却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橙黄
且一再忍受强被剥皮后无声的痛楚

随手捻起一片
放入口中
奇异的是
竟能够解我一生的
渴

收录于2004年12月5日出版《双星集》

云

我在上空飘着
不用羽动的飞翔
那白绵绵似的层浪
输送一路茫茫的迢遥

许是无家可归的一片摇篮
让风摇来摇去
摇落了
几经折断的童谣
摇响了
一落成雨后的碎状

天空是产房
产生一堆
没有性格的石块
飘泊的孩子
你郁郁而焕发的脸色
怎么不是黑
就是白

再变幻已没有什么意义
摘下来
还不是那样的一块柔软无力

2013年7月28日刊于《千岛日报》副刊

桌子的一张无告脸色

许是因于一种情感
一种困惑
一种心甘情愿的
宿命的砸碎
地震来了也不会跑
是谁罚你
站成这么绝望的一副神情
有脚却没有根
大地如何接受
无根须的你
打牌搓将
喝酒猜拳
继之以黑色的木槌拍案
这一切都习以为常
且眼睁睁咽后的一桌狼藉
其实桌底是阴暗了点
阴暗拓展这方寸的空间
许多腾云驾雾的故事
以及翻云覆雨的手法
经常在这里游戏

画出的圈圈是我走不出去之境

栅栏原就是一道稠密的圈套
让呆头呆脑的在原地里打转
以刺配下放到丰腴了脂肪
以为跨出了大海却跨不出
这一条栏杆

他们看中发胖的身躯是一块油
又担心鼾声在骚扰着黑暗
他们怀疑痴肥会长满一身的非典
便在暗中施打了一针无形的隔离

冥冥中是谁设下这所安全的逮捕庄
再忙碌的奔蹄仅止于豢养
像生命环扣在无门之锁
让圈圈的栅栏走不出自己的圈圈

2004年6月24日刊于《世界日报》

黄昏中的白素香

夕阳站在枝头拼贴迟来的问候
这金黄的激情曾经灼热生烟
谁使饱满的枝桠一一冷敛
来不及辉煌光芒与文字一起遁坠

长在墓园有无数的围墙
那荒野的寂凉只有鸦声知道
盛开的白素香花平白无告
等待明晨有心的人将之采摘

惊慌挂满一树纵错的神情
许多浓荫的心事就此草草陪葬
璀璨的生命璀璨不了一颗星
殡车凿出生前两条长长的泪痕

可花香会穿透古今的篱笆
使离异的人永远牵连在一起
当昏黄的情意写满叶子
掉落的诗行就会有金属的声音

枯黄的意义

一转身便见你
委成一地褴褛
季侯 是谁唆使了你
寄来一盒萧条

没有东风
来不及叫出新苗
提着太阳的人
明目张胆
晒黑了我的一生

那么 让我们共醉吧
我虽是一坯枯黄
化泥后
至少可以安顿一部
蚯蚓的好梦

秋风
请勿用一把坏脾气
狠狠把我踢开

晾晒中的鱼

尾巴不再点水
只在风中游动
辽阔的晒场
竟游不出绳子的尾随

张口的大网
品尝着鲜嫩的惊慌
那无声的嘶喊
泛着两条发白的泪痕

急奔也只是一种吊着的尴尬
让太阳慢慢剖析
一条鱼的命运
越来越咸涩

然后苦痛以价廉物美售出

收录于2004年12月5日出版《双星集》

家

超出了一切言语
你需要的是一道茶具
让双脚歇一歇

古井不许我走远
每晚用蛙声
把我钓了回来

谁愿意把你扔下
进去了就不想再出来
即使知道
困境中含有许多青苔

晴空很蓝
盖在井上
阳光游遍全身
那种颜色
不是玉生烟所能诠释的

2008年1月20日刊于《国际日报》“耕耘版”
收录于2013年5月出版《双星集2》

我从江里捞起一丛诗香

涉水而来的九歌叩着天问
这沉郁的离骚不断随水暴涨
犹似妒忌的谗火步步进逼
不得不劳动江水洗净一身的洁白

粽子裹着您的冤屈而传香
千古以来所有的光辉必铸以磨难
我从橘颂中吃出一根根的傲骨
让我这空洞的孤竹学会节节挺拔

金河的水源有汨罗的涛声
虽流落在无书可读的岸边
只要喝过河水竟也懂得吟哦
让圈圈的涟漪荡出天长地久的高吭

2003年10月刊于《印华诗刊》第3期
收录于2004年12月5日出版《双星集》

回乡偶书（两题）

水乡

水乡
小不盈步
短如童年
一跨风景成了昨日
记忆被窃走
一路上我在寻找
小时遗落的一粒笑声
昔时的同伴
据说下海去了
留下半个乡镇
寂寞亦如妇人
邀月对影晃动
就在蕉雨下
把自己嫁给四方城
日日搓洗惨白的日子
水乡 以往我理想的世外
如今许多桃花溜了进来
无理喧闹

归来

离乡多年
往日村色已改
难怪鞋子找不到路
回应的都是句句陌生
大海最可亲
举臂欢呼
一眼就认出我来
归来 大海就有了回声
这些日子可想念她
不觉问出了我咸涩的双眼
喏！那海风的咸度
就是我思念的浓度
那咸咸的颜色
都是纯白
透明着相思
欲知其深度
问问大海去

2001年1月31日刊于《龙阳日报》副刊

收录于2004年12月5日出版《双星集》

注：水乡即丹绒峇菜卡里汶，在印尼廖群岛，是我童年生活的地方，新加坡诗人寒川兄曾喻为水乡。

他

他一露脸
整个岛屿就会跳动起来
且洋洋得意
把自己装进易碎的子弹里

他喜欢看你流泪
喜欢看你变成马
至少骑上了
你会变得乖巧

我无所怨忧
只能来回踱步
以及丈量我们的距离
和这岛慢慢沉落的消息

天公告诉我

我不敢看他的正面
他高高在上
我是一尾任烹的鱼

许多条款
同谋共合
是在对他们有利的条件下
出笼的

天公告诉我
世上的不平事
就是这样来的

侧影

—

省略了正面的省视
她的眼眸
由我推揣
隐藏的身世
那么亲切
一种远距离的亲近
犹之音乐之无形
你要用眼来听
用耳来看
其真切
莫如她轻轻转身的那一瞬
我挥就了
她的流盼
她的脸
还很兰花

二

是谁倒出了这烟雾
使我看不清你了
这里的红的紫的池花啊
朦胧亦如我的诗
有隐约的清吟
回答你
也只有这一朵
欲诉还羞的分行了
我不说什么
一池的热泥浆
企图淹去我这一生的轻装
有没有用
诗香
还可以飞翔

2006年9月22日刊于《千岛日报》副刊

收录于2013年5月出版《双星集2》

福尔马林

福尔马林

它使我不朽

它能养活我一家三代

它漂洗过的

竟都保持本色

且扼住及早消散的繁华

它使我食欲大增

我大快朵颐我自己的灵魂

2006年1月30日刊于《千岛日报》副刊

收录于2013年5月出版《双星集2》

笼中鸟

他使我不安
他收容我
以一栋通风的旅店

我失去示威的权利
吊在檐下
孤苦如风铃

我没有自由
一支未完成的曲子
就这样唱起
我把它唱给大地
落叶是会长出一株飞翔的

2006年5月29日刊于《世界日报》
收录于2013年5月出版《双星集2》

深山

你说你怕来到这里
深山中的废墟

许多奇形怪状的树会走动
高楼大厦围起的森林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深夜里
很多很多无理取闹的声音

车流流成的小溪
水很浅
但仍然可以淹死过路人

这里不用火葬
许多牺牲品就地执行
站在枯骨的软垫上
我们用颂歌
赚取一点外快

2006年3月12日刊于《印华文学》

与恋人同赏冰雕展

冰雕的刀刻着一件件
北极切肤的寒冷
都把它搬到这南国的热带
乃在一扇门之隔
我们并肩跃进
即可欣赏
一座座透明的塑像
在鬼斧神工下
栩栩如生

偌大刺骨的冰窖里
严寒早已冻僵了躯体
冻结30载的冬天
你可发现
我就是被历代雕刀所凿就的
其中一尊 振翼不飞的雄鹰
扑翅不动的蛱蝶
噤若一只标本的寒蝉
且被凝固为一枚闪烁的伤痕

伸出你
温婉的手
请将我紧紧挽住
正如我的异彩挽住了你的眸光
寒冷在互相关注中欣然下降
微温便可推开一室的冰层
使生命再次
灿亮

2004年10月5日收录于《叶竹双语诗》

大地

我在大地上行走
飞鹰的阴影从不放过我

你可以把一切的欢快插在大地上
也可以把辛酸的眼泪
洒成水灾

大地不说什么
它的沉默令人忘我
他会饥不择食
一口可以吃掉六万多生灵

我看到风景在哭泣
大地
有凶残的个性
隐藏在它的温柔敦厚里

2008年6月28日刊于《千岛日报》副刊

注：中爪哇发生地震，吞噬六万多生命，以诗记之。

壬午水马载来的一车的雨

蹄音烙在
潮湿的土地上
不见马的壬午
劲蹄踢踏倾泻
淹满四面八方
山路改道
邀同房屋奔跑
人，成了流动的漂木
让急流急速运走
声嘶
在无声的版图

落下的雨不语
其实已经滔滔了千万年
还是那句叮咛
最严重的灾区
莫过于泛滥的人心

回头欲求马

却无马可骑
何时我才能摆脱
这场动荡的游戏

2004年10月5日收录集于《叶竹双语诗》

雪竟

水柔无心
清清竟擦出一身雪意
水冷割据
内外相挟更具威力
赫然警觉
日子已在立秋
岁季的强占者
与流动的风景附和
刮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骨子里亦难免有几分打颤了
雪莱说过冬后春暖不遠
我的确相信
太阳那小伙每天都準时上班
当我举臂迎光
他却捆我一把料峭
朋友好言相劝怕我执迷
我们的家园何曾有雪
但我总是会有被雪覆盖的感觉

收录于2004年10月5日出版《叶竹双语诗》

镜子

我逃离不出他的追踪
我已厌倦了这场单打独斗
很想一拳打去
邀他出来谈谈

我不再安心
他在转换我的视角
以及难以觉察的不同
还有一个
不大认识的自己

他是善良的
不作虚假的报告
我逃离镜面
一路走去
一路消失

2006年5月29日刊于《世界日报》

骤雨

要来就来不等你关好窗子
室内一下子挤满了寒气
把仅有的温度骤然逐件拆除

电流容易折断的雨天
只能扶住烛光颤望前面
惊慌莫如小女的啼哭
加速了早到的黑暗

隔壁传来流水飘动的锅铲声
晶莹的圆脸学会到处去串门
亦如硕鼠到处清仓
把好看的一条大街整整
吃得脑满肠肥

高楼或者破瓦同时领受
一场沼泽倾出一壶腐朽

2003年6月11日刊于《世界日报》

沙

我走在沙漏里
那被挤的感觉真痛
时间擦身而过
是你的美丽温暖了我
要我从一座城来到一座城
岛是一粒沙的分子
我们在沙堆里浮沉
一切有用的东西
都被无情的消耗掉
我无话可说
过后也就成了一堆沙丘
像在堆积自己的麻木
到底我是被你所感动
让我感到失去你的痛苦
你不说什么
我只是遗憾的流落着
又捉不住你的温柔
当沙松开双手
我们又不得不从沙里
溜走

倾诉

把一切都推给太阳神
祂没指示什么
他在欺盲世人

我每天都得到他的关照
除了美丽的光
还有一把隐晦的谎

他随时会咬你一口
让你感受不是真痛的痛
有点像爆米花
使吃过的人还想再尝

伤口无话可说
只有找到有伤口的人
才会听得懂
我在说什么

2006年3月 刊于《印华文友》第27期

巴厘岛之光

神门很狭
容不下小心眼儿的人
能够经过的
都是清纯
顶住框框
最纯朴的虔诚

神从不辜负众望
守护岛的宁静与祥和
守住每一片
浪翻潮涌的笑声

美术、工艺品
峇泽的线条
还有手机隐藏不住
美不胜收的热情
甚至有屎狸猫的咖啡
都可以把隔山隔水
无数好奇的眼睛

引来一睹
峇厘岛的风采

2021年6月29日刊于《千岛诗页》

疯妇骑上火车的联想

我在铁轨旁
火车厢像疯妇似的
一节节而来，好险
刚好碰上一颗站在路边的我

很远我早就看到
她上车的姿势
不容你细想
啫!就这样上去了

后果我也是知道的
谁愿意把生命交给
失去方向的驾驶人

我想高喊
但又有谁听懂树叶的声音呢
反正跑也跑不掉了
只好硬硬的
接下她
失控的前进

门

一直以来
都是他在操心
手把很好扶我一把
还送我一块木板

我不敢说什么
我只说我喜欢光
他就暴跳如雷

他只会把我和我自己隔开
使我不晓得我是谁
等到一切就绪了
他欣然盗着我的致谢

间隙透过的风
没有重量
一丝丝的令人不服气
门把我重重关起来
显示威武十足

其实里面没有光彩

我不需要门

我不需保护

我要的只是

让月亮可以自由来去的那种无防

2006年5月21日刊于《印华文学》

窗

在他叫醒我之后
阳光闯了进来
不由分说
要我乖乖就范

他懂得收买人心
一大早
就将我的秘密泄露出去

我不疑有诈
一切都听从他的
他给我的风景
原来都是拍戏时的用具

不要靠近窗
它会亮到你全身发冷
它是一口井
使你不能自拔

我只好再开一个心窗
里面很暗但并不危险
远远的
还看到许多被隐蔽的真实

2006年4月28日刊于《千岛之花》

清明祭祖

清明时节
阳光很辣
杜牧断魂的诗句
只能在心里吟洒

先祖的披荆
铺平我们的道路
不懂事的脚步
却踏碎了枯黄的岁月

这里
没有杏花的酒旗幡飞
只有两杯清凉的矿泉水
轻轻洒落
如两滴
落地即溶的
伤悲

刘湖

宁静的风
让道给路过的晚霞
在湛蓝的天空
高挂了一片殷红
那是未开发的乡土
挂满在赤子的心胸
除了几片淘气的云
还可以听到
偶尔传来的
一两句
鸟语

水上的人家
静坐湖上
不与时间争短长
从早到晚
可以品茗赏湖
可以喝酒猜拳
顺便在湖中打捞
一尾一尾游过的

月光

我们缓步划过
宇宙间遗留的一粒珍珠
给你
也给了我
是一幅凝固了的
纯朴

2012年收录于《万紫千红》合集

钓月品诗

我把钓绳
抛向夜空
一尾活蹦活跳的
月
掉落杯中
游成
一瓮亮晶晶的
乡愁

今夜
最亮的是思念
挂在深夜的长空
挂成游子的
眼睛

月光
舒展千里
不管你躲到哪里
都会抱住你
抱成一种无形的牵挂

牵着我
牵着你

即使是去国
即使在他乡
我们依然
在诗页里
品浓浓的诗
韵醉醺醺的
乡愁

壬寅的春天

春天携带冬奥的雪
飘了起来
醒来的壬寅的虎
踏着虎虎生威的凛然
敲响春晚

健儿的每一个动作
犹似除岁声声
暖了夏天
暖了秋天
暖了冬天
暖了一壶屠苏的
甜甜的你我
旧符终归走远
新桃在翩跹
舞动
春的美

2022年3月12日刊于《千岛诗页》

大地.画廊

题陈琳老师油画:大地.画廊

农夫用犁
一步一脚印
在泥泞的土地上
三描两划
把田野
耙出了一片浓墨重彩

锄头
一锄一锄
抚平大地的荒芜
汗水以点点滴滴灌溉
把田亩
鬆砌满山遍野的翠绿

是诗人
是画家
是农夫的镰刀
一笔一画
一锄一耙

绣出一幅庄稼的喧闹

忙碌的鸡群

遂把金黄色颗粒

一一啄醉

我们正缓缓散步在溢满诗香的画廊里

夏日河畔

不管夏日炎炎
总得来拔草

是牛
在帮我们筑一条
人生平坦路

谁
把这自然的维护者
吃了
也吃掉了大自然的美好
伤心的河水
在清洗伤心的
眼泪

就像在清洗人类的愚昧

2022年8月1日刊于《千岛诗页》

秋收

秋天

稻穗用其酷热灼伤我们的胃

把所有的谷稻吹熟了

遍地

顿时响起

阵阵

金黄金黄的笑声

三五成群的农家

把喜乐收割在

一家大小的希望里

成群的孩子

跑来凑热闹

说我们来玩

捉迷藏

弯了腰的锄头

在门后休息了

吃汗水长大的秧儿

也被太阳抱紧

老牛的两个鼻孔
已经慢慢
恢复元气

只有劳作
才有一整片一整片的
稻香
把唠叨和埋怨提升为一缕长长长长的喜悦
然后把秋天收割下来
留给冬天去与炉火
叙暖

2021年6月15日刊于《东区文苑》

绣

我在单纯的布条上
用一针一线
刺出
青涩的年少

途经人生
有个轮廓
充满了整个图案
岁月在线条里
东逃西窜
年少的轻狂
呵！逐渐消散

如今
这简单而美丽的线条
布满在我的脸上
一丝一线
声声呼唤
犹如母亲的叮咛
“常回家看看”

海之岸

童真的双脚
蹚出了海水的笑声
点缀
永不褪色的金黄

母女三人
在海里捞呵捞
捞出
一片一片的亲情

螃蟹 小鱼 小虾
落荒而逃
唯有贝类
这大海的耳朵
让我们倾听
大自然的声音

五月的风

五月的风
阵阵粽子飘香
飘来无尽的追思

沉冤的诗魂
从汨罗河底
游到泗水的金河
惊醒河边垂钓人
啊！竟然钓上一尾
诗

龙舟救不了你
粽子喂不饱
嶙嶙诗骨
就让我瘦弱的竹杆
长坐河边
再钓他五千年
何妨

2022年5月31日刊于《千岛诗页》

金色的小河

一道
金色的小河
流淌一段
曾经
金黄色的童年

在天地偌大的笼里
我们完全可以自由
来去
喂食我们
无忧无虑的
时光

河边
是我们最安全洗澡的地方
不用设防
风在吹干
我刚洗过的头髮
次氯酸钙

也不用来污染
河水的清甘

随着河流
带领我们
重新回到
一条
最原始的自然群居
做回最纯真的
自己

山村的早晨

村上
三两枝竹枝
握在
三五成群的手中
轻轻敲响
一阕
轻快的音符
声声拉回
远游的人

远方
是不安定的夜
是俄乌炮火隆隆
是变异肆虐的瘟疫
还有
矮矮的樱花吐出
黑黑的核污妖孽

竹叶在清扫村庄的空气

秀发撩拨阵阵清香绿意

晨早

倾听洪亮的鸡鸣啼声

轻轻唤醒

黎明

2023年9月14日刊于《千岛诗页》

漂水花

一片
打出去的
童心

水花
 飘起了
 嗖嗖
 嗖嗖嗖
 的笑声

那是一滴
没有
受到污染的
童趣

如诗一般
投入自然母亲的怀抱
温暖的沉淀着

我的天真
你的无邪

2020年8月29日刊于《千岛诗页》

夏日的河

题陈琳老师油画《夏日的河》

太阳撒下一剂消毒的
光，河水
顿时成了一片
金黄色的
消毒液

童身无忌
脱去上衣
让赤裸与笑声
跳跃如水珠

新冠
帮我们找回
无染的故乡
河水
是最原始最纯朴最逍遥的
蜿蜒

2022年8月1刊于日《千岛诗页》

耕耘季节

天生我
必是一把有用的
硬骨头
所以，我不犁
谁耕

忙了农夫苦了老牛
腰酸背痛了锄头

粒粒皆春
皆是辛苦的汗水
胖了饱满的秋色
肥了圆圆的梦

孩子
请珍惜这些金灿灿的辛劳

秋云

静躺在高空的胸膛上
慵懒出
一片浅蓝

田野上
走来一双
好悠闲好悠闲的
淡然

远处苍翠的大树
告诉我们
清心寡欲
自然环保
是隐藏的生机盎然

街边龟诗估

以一根不许走动的
柱子，把四只自由的脚
高抬，龟杈
被绑架了

说的唱的念的
解放的施舍的
都比哗哗的
磨刀声
更动听

我们只好用诗
来
放生我们自己

2020年3月14日 《东区文苑》

无声的开示

盘坐的一群比尼丘
闭目而观照
踱过自己
有形与无形的泥沙
老僧默默
以手开示
不用拈花
众尼丘无言
想说的已太多
拾起一粒禅
便有一格的阶
前方佛光照见
心无旁鹜
合什的广袤里
尼丘坐着上佛梯

恐惧

我道不出你的惊慌
斟上恐惧
一片乌云飞过来
你感到压力
一次次
摔碎我的诗
你不想看微雨时
天边挂有彩虹
故意把剧情写错
走在狭小的山道
我看到你下山时
孤独的太阳在拉长你的影子

黑

黄昏来的悄无声息
我气炸了
(夕阳无限好)

手舞足蹈的夕阳
迷惑
来往的人
(梦里不知身是客)

许多糊里糊涂的鱼
跳跃在
不见日夜的砧板
(一失足成千古恨)

金河

苔痕
深深
诉说着历来的遭受
水 没有清过
一匹发绿的愁肠
蜿蜒在市上
与日俱游到的
居民在河岸
有时蹲着
有时洗衣
有时提呈一幅赤裸
以贫苦濯洗出污浊
留下青苔
愣在草丛间
一颗待释的丹心

2001年1月31日刊于《龙阳日报》副刊

注：金河是印尼泗水横穿市中心的一条河，印尼文为Kalimas.

北摩 (Bemo)

会走动的枕形面包
一上车就注定了
我是一片牛油

风景大同小异
远近一律等价
半路上会突然杀出
左右相挟的劫持

站不直身的格局
我的坐位挤挤
还有被压得扁扁的一生

2006年4月13日刊于《千岛日报》副刊
(北摩是印尼一种小型的公交车)

伞之诗

撑伞同耕
我们卷袖种下爱好
在接龙诗苑
比拼，一首一首的
同题却不同格的诗情

开怀处
大雨小雨的笑声
珍珠般
跳跃在我们的伞心上

远距离的品茗猜拳
千古韵事握在手上
在伞底下
尽得风流

半日

中午
庭院凉亭无凉意
阳光通透
势可凌人
举足拾起石块
小草吃力爬来
一边驮着光
一边被光驮着
正是青红匍匐时刻

举头回望
哦!原来一半
恰恰让檐角吻着

刊载于2000年香港《青果》杂志第6号

织

机杼声声
织一曲
天上传来的
美丽的喜悦

没有大珠小珠来助兴

独坐幽篁里的妳
凝神密思
左右开弓
一拨一拉
悠然展现一幅人生起伏多变多彩
勇往直前令人叹为观止且无休无止的
一块瀑布

2023年10月14日刊于《千岛诗页》

结束

到了这里
这一天
乌鸦会否衔来橄榄枝
风因鹤唳的日子
门铃忽然的骤响
会吓坏胆小的人
看清死亡的颜色
心上没有忐忑
很漂亮
日子一天天的黑
开出灯
我们坐上游艺场的魔轮

最终

就在这最后的关头吧
我已失去了闹情绪的勇气
没有不满
没有倨傲
没有胆怯
没有牢骚
没有窘态
没有怀疑
没有怨言
没有了没有就只有懊悔
你也不再跟我挑衅了
不再呱呱大叫
不再幸灾乐祸
不再怒目相向
不再巧言善辩
不再暴跳如雷
不再虚情假意
不再固执己见
甚至不再与我抬杠了

最后的争执
胜利的永远是沉默的一方
何必欺我渺小
多心排我异相
徒劳对我施压
白费向我开炮
你我在袖眼里
始终仅是一粒
不怎么起眼的
灰尘

2001年6月13日刊于《龙阳日报》副刊

An illustration of an open book with decorative floral and leaf elements around it. The book is open, showing two blank pages. The text is centered on the pages. There are small flowers and leaves scattered around the book, particularly on the left and right sides and at the bottom. The overall style is soft and artistic.

辑二

漂浮在银河里的诗

漂浮在银河里的诗

一

地球无时无刻在转动
犹如看不见的手在转动着魔方

二

我孤独的在银河里漂浮
是谁让我在星辰大海里不走散

三

每年都有6100颗陨石向我袭来
是谁让我躲过一次又一次的灾难

四

在无边无际的银河系里漂浮
是你在牵着我吗

使我不掉入浩瀚的黑暗

五

是谁在默默守护着
有规律的转动
使我不被撞击受祸

六

我是无边无际银河里的一粒尘埃

七

彳亍宇宙中
我只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过客

八

流星在暗黑的宇宙中点亮一道叹息

九

漂浮在星辰大海
我随时都会有被吞噬的感觉

十

我是苍茫的银河中一滴无奈的泪水

2023年5月13日刊于《千岛诗页》

禅诗三首

山中行

行走在山中的道路上
弯弯曲曲的日子
让一把鸟声
拉直了

湖中找鱼

捉到七彩的泡沫
瞬间又
破灭了

鱼说
那是一粒一粒的
禅

浇花

我把浇好的花
交给太阳

晶莹的禅机
稍纵即逝

生活·禅

简单的
柴米油盐

重复
单调
复杂

我每天
吃了一口一口的
禅

2021年11月15日刊于《千岛诗页》

世界

这个世界我来了
我不知该做什么

这个世界我走了
只见
一片宁静的
波涛汹涌

大自然之歌（组诗）

迎向自然

大树擎起苍茫
瀑布纵躍千古
山 在我的脚底下奔跑

自然之美

鸟声啄翠从绿
万嵩横跨山岳
一颗落日在后山噗哧偷窥

回归自然

山峦铺满绿毯
万径轻声呼唤
一把笛音牵我回家

倾听自然

于无声处

倾听

花鸟与蜂蝶在打情骂俏

拥抱自然

展开双翅

把风寒雨露日月星辰

撞个满怀

道法自然

蚯蚓在前方开路

每片叶子

都尾随太阳

宇宙敞开了大门

寻

白云深处
药师不在

我只好採回一株
逍遥

夕辉之美

金光
在山那边吐了一地灿烂

我挟起一块闪烁
入梦

一个人的

和林焕彰老师的诗：《一个人的》

一

一个人的灯光
照亮
一个人的影子
阴晴了
一个世界

灯光走后
只留下
没有影子的我
与一个孤独的
世界

二

一朵菊花
住进陶渊明的桃花源里
一把茶壶
一朵夕阳

还有一幅
宁静如远山的
自己

三

一幅
大自然的
渺茫
就是我的
渺茫

我，就是一座
山，就是一棵
树，就是一朵
花，就是一株
草，就是一片茫茫的
人海

2021年3月15日刊于《东区文苑》

街灯小语

一

大地
矗立了我
冲天的壮志

拨开
层层黑雾
以易碎的灯光

二

去枝
削叶
剩下的
一柱擎天

好在不当废柴烧掉
夜里风雨来时
证实了

笔直的重量

三

为什么世人总遗忘
有夜才来的香呢

浓烟密布
有花争放
在黑黑的树上
银光舒展
一瓣一瓣的金黄
透骨而芬芳

四

黑暗
是一片辽阔的波浪
隐蔽其间
每晚

有流落天涯的渔火
点点

灿亮的心事
要用夜的眼睛来看

五

启程后
已归入永远的黑暗了
何须再捆我一把
不安的夜色

星星
在远处示范
如何让闪亮的梦
插上翅膀

1998年2月7日刊于《印度尼西亚》日报

虾

像临风的一截竹子
曲身弹跳
逃离了一张血盆大口

跃出了水面才知道
在水里或在陆上
都一样
危机潜伏

2010年12月9日刊于《绿岛》

鱼

不是深蓝的大海
打造不了我的冲刺

在白天
灾难或恐怖行动
随时都会钓过来

我们只好忍气吞声

2010年12月9日刊于《绿岛》

旅人

习惯了一个人
走走看看

其实
看到了什么
也没有留下什么

2010年5月31日刊于《千岛诗页》

三轮车夫

他踏不出日夜的圈套
他的双脚
滚动成两个泄气的轮胎

早习惯了餐风露宿
一种职业
两袖清风

2010年6月29日刊于《千岛诗页》

清道夫

他一直很努力
把一整条的街还给你

留给他的
是这一生
让人忽视的
美丽的肮脏

2010年6月29日刊于《千岛诗页》

疯者

他喜欢自言自语
一丝不挂

他看我们彬彬有礼
衣冠整齐
懂得包装自己

他说他受不了

2008年12月刊于《印华诗刊》

小诗八首

珍珠

你是我的珍珠
含在心底
有隐痛的幸福

瓷瓶

你是我唯一的
花瓶，担心你忽然
从桌上掉下来的离去

浪与沙滩

在一起的日子
总是喜欢吵吵闹闹

最终

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

不离不弃

悬崖上的一棵树

抱住，我不担心

摔下去的粉身碎骨

掌中水

握着你，紧紧

深怕你从手中离去

像我俩脆弱的感情

手机

你是我的最爱
今生，我想
再也没有人可以代替你了

衣

这一生
被呵护的暖了
抱住你，致死不渝

一株清淡

擎出你的倩影
今生，我的梦
就有了莲花的香味

影子

真叫人心烦
这丢不掉的包袱
小心我剪掉你的辫子

像落花
一块一块把你丢入河里
让水流走

没有你的日子多清静

复活

杂乱无章的文字
搞得我头昏眼花

有人摇头叹息
有人搔首吟哦

不服输的诗人
只想在诗里
复活

面具

城府甚深
你看不到我的欲所欲为

待人接物
接的是你的无辜

如是表里如异
你说我真够真诚

金融风暴

金融风暴袭来

高楼

大厦

摇摇欲坠

躲在檐下的乞丐

纹丝不动

2008年12月27日刊于《千岛诗页》

雨的政策

雨季来了
好一淌昏昏欲睡

这样的政策
大家应提防
到处都是水水洼洼的
陷阱

2008年12月27日刊于《千岛诗页》

品茗

掬一把阳光
邀约鸟语
花香在没有春天的院子里
读读好诗书

那金黄的诗句
犹似佛光
在杯子里舒展
我干了一杯
乾坤满禅

梦

早上五点钟
我在学习逃跑
有场约会在等我

绝早的光线中
黑白无常
竟也原形毕露了

这就是我的梦
好拿去
烧了还有烟花可看

2006年6月15日刊于《东区文苑》

湖

高山中的一枚胸章
我来了
我要潜入你的心脏

我鱼跃般跳来跳去
你使我激动不已
无法克制自己

躺下去的味道
使我成为你的细胞
而且还可以找到
掉下来的月亮

2006年6月15日刊于《东区文苑》



辑三

您是我的慈爱
永远睡在我的心窝里

您是我的慈爱

永远睡在我的心窝里

悼母亲

您沉默了
是这尘世太嘈杂
我看到您睡得很安详
的脸,不时还流露出
慈容满面
爱就是母亲的同义词
永在怀念您
远隔的母亲
睡梦中我会急急忙忙
在寻找您瘦弱的身影
我钝挫的笔已难描绘
的是您简简单单的一生
心中只好为您铺个暖
窝,让您休息
里面的世界十分安宁

2011年4月11日刊于《浴火凤凰》 2012年9月23日修正

忆母亲

母亲

一别十载

风不停 树不静

平日爽朗的笑声

轻轻 在梦中

把我叫醒

写于2021年5月14日

清明偶感

忆久离的父亲

四月的雨下得十分粗犷
爱酒的父亲在雨中独行
浪花拼凑不出您那威武的脸
临风怅然永远的久离

写于壬寅年清明节

荷

赠母亲

犹如十二年前
一把
瘦不禁风的
荷骨
而一再深赭的肤色
已让我难唤回
岁月所带走的
我熟悉的童年
长高的我
妳又小了一截
那是生活所馈赠的呵
好在荷香不为日子的流逝而变色
依然温馨依然光彩
偶尔妳一句微斥
震耳欲哭如昔传来
出手竟是一招天女散花
来不及我嘘寒问暖
我已汗琼满浹的惊吓

1999年12月刊于《赤道线》第2期

诗的演绎

2000年9月5周年祭焚寄诗师柔密欧·邦

您的诗被说成空洞的代名词
另外您的现代诗长出了聾牙
令看不懂的人呱呱叫
您在自鸣嘛清高
如此得意您的唯美
须知这些都不是您所独创
在他国诗园
早已流行了
是我们一时的耳塞
您的格律诗铿锵有声
证明您诗学高深有力
其中三昧並不昧了您的清醒
且昧成浓浓不清的现代诗味
您独占一隅孤孤寂寂
在不晴朗的天空底下
走在李商隐欲说还休无题的路向
写出来的当然朦朦胧胧
哽着有话也不可说的尴尬

把一切要说的痛苦
喁喁喋喋成情话
您安心的走吧留下
这些美丽又动人的诗篇
至少也令我听出会心
发出满足的笑
您的心血並沒有白流
正如您的诗影响所及
仍然起着推动的作用
仍然盛行
仍然我相信
会一直不断地演绎下去

2000年刊于《印尼与东协》

焚寄诗师柳摇村

听说柳絮发动起来
可以摇撼整座山村的经脉
在中爪哇的火山口
流岩 是您喷涌滚烫的情
每首诗因您的热能而闪烁
喷出的雾 期期艾艾
是一句一句欲诉且散的凄美意象
猛伸手抓紧您将飞去的衫角
居然回答我两行含蓄的清泪
徒留我尽是失恋柳条
舐舐溪面
让人寂寞

写于1996年10月21日收录于2001年8月出版《千岛诗集》

注：柳摇村是诗师柔密欧·郑的笔名。

隱藏的岁月

悼诗师柔密欧·邦

隱藏的岁月
本就深藏不露
寂寥参透的风雪
在深深的小巷里
抖擞在一旁

隱藏的岁月
无人敢大声说话
而您在邻国的诗园竞走
嘶喊着现代的秦国
坑儒的野蛮

隱藏的岁月
您并没有把自己关起来
且到处散播铅字的基因
更捧出一瓮一瓮的椰花酒
阻挡寒流

隐藏的岁月
您把自己燃成一滴泪
以凝固的殷红
点亮隧道 永远

2004年10月5日刊于《叶竹双语诗》

悼诗人洛夫

清晨

老以一道开了又关的门

您进去之后

便不见再出来

酿酒的石头不说什么

唯独石室从没有死去

漂出去的木头

正向死亡

急急

敲击

挥舞的魔棒

令死神群飞乱窜

一堆将枯的诗句

忽然

又活了过来

从此

您是现代诗的同义词

您与现代诗同寿

多雨的三月

我以诗当酒

雨水当泪

且抓紧溯源的一块木头

向美如远方夕阳之不朽

致敬

刊登于2021年4月14日《千岛诗页》

江城子

悼念诗人雨村

江里的水哭着躲进了多峇湖
城镇的空气一下子凝固所有的乌云
子夜，那雨还是没能留住您

2020年10月6日

横贯泗水市中心的金河里
鱼，用泪水
在我的眼眶翻滚

今天，您走到
与老伴在一起
重续前缘
所有的惦念什么的
也是多余的了

老伴是温顺的马
跑得特别快
醒来时，她已向远方奔去

当时您痛的在稿纸上大声挽留
企图用诗
把她拉回来
但是，能拉回来的
是一首首
她留给您的
不舍

到最后
马不跑了
您也不追了
短松岗上的月光
不再寂寞
因为坟头
长满了
不离不弃的墓草
草草如诗
入木三分
入土八尺情比坑深
所谓凄凄

正是饱受风雨后的那一首

现代诗

2020年11月14日刊于《千岛日报》副刊

注: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是苏轼悼念妻子王弗的词。

多峇湖是苏门答腊著名的旅游胜地。

金河是泗水横贯市中心的一道河流。

「我家的好马」是雨村老师写给妻子陈素銮的诗,后收集在2014出版的《雨村的诗》。

东瑞老师评介雨村诗艺为:「意象,带来胜似木刻的效果」。

当年饱受洗礼的是雨村老师的诗:「粽子飘香季节(三首)」。

找不到您

仅以此诗悼念邓超文老师

二月里
新冠堂皇走来
不由分说
把我们的诗翁绑架了
加州的雪
纷纷潜逃

这是一场
世纪的大灾难
没有一兵一卒
不用一枪一弹

死死抱住病毒的腿
您在阻止肺炎乱跑
用一诗一词
一喝一棒
不料，一个筋斗
摔了一跤
从此，新冠再也找不到您了

悼诗人康静城

接龙诗园

您带领诗朋文友

一起奔驰

远距离的同耕

诗香

漂洋过海

来到窗前

诗是上帝的语言

您汗淋浹背

每一滴诗行

浸透

直达心灵

诗人是天使

诗成熟了

会长出翅膀

您带着

圆满的诗囊

飞往

诗国

绿色的心愿

---纪念阿蕉

在一个没有格子可爬的年代
您曲身如一根豆芽
没关系，您说
至少可以以豆芽语中爬出去
您以锐利的双眼
抓住两族间的亲情
让彼此不同的肤色
有了沟通的美丽
您用两只颤抖的手
揭开政坛怪象
画下千夫所指的不耻
忽然听说您要走了
我只好呆着眼
看着您欲睁还闭的嘴唇
像叮嘱着笔一定要比路长
我无言以对
在长空中
我翻了第十三遍的《风雨岁月》

每次都感受到雨的酸楚
风的苦寒
每次都让我滴着您的叮咛
在一个可爬格子的时代
一定要把格子爬成梯田
爬成一丛丛
您期待已久的
绿色的心愿

2012年12月15日刊于《东区文苑》季刊第36期

注：《风雨岁月》是阿蕉在香港出版的第1本书

悼狄欧兄

春节期间

死神挥来一击闷拳

打在你我的胸口

疼痛难忍

初三

你还在云端与大家互道恭喜

初四

你便不急待的

跑去和雨村妍瑾拜年了

去天堂的路

说远

只需一呼不吸即可抵达

说近

为什么老找不到你了

微信上的图片

人影不见了

不见了人影的照片
笑容依旧灿烂

从此
印华文坛少了你
犹如失去一只
可取暖的手臂

我今将以泪花相送
他年，你就等着
等着把酒相迎吧
等我归来
归来煮酒论诗
在不受干扰的
天家

2021年2月27日刊于《千岛诗页》

悼念风笛创社笛兄李志成刀飞

悼词颤动
念着您的名字而你的名字
风一般飞去了
笛声悠扬起伏
创伤自不必说
社里掌诗舵
笛音酣如酒
兄笛令人醉
李家有一把傲骨
志气凛然
成就一生诗魂
刀刀见诗韵
飞也似的驾日月与天地同唱

2021年10月13日刊于《千岛诗页》

悼四姐碧英

日子
轻轻一滑
犹似刷屏
就这么过去了
且永远不再回来
童时
代母职照顾弟妹的笑骂声
已唤不醒
沉睡的妳

自从餐桌上少了妈妈
预示着我们这一代
也开始凋零了
姐，妳安然远游
回到没有战争没有流感没有痛苦的远方
且陪着爸妈
等待
等待我们回来重聚
重续我们未了的亲情

An illustration of an open book with decorative floral and leaf motifs around it. The book is open, showing two blank pages. The text is centered on the pages. There are decorative elements: a small flower on the top left corner of the left page, a leafy branch on the right side, and a larger floral arrangement at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The background is light gray with a subtle shadow of the book.

辑四

隐题诗

风笛四九 天长地久

风笛诗社四十九周年笛庆

1973.02.11 - 2022.02.11

风匆匆看尽一片长安花之后
笛子怀携长沙依依奔赴枫城
四海游倦叹时光如斯易逝偶怅望
九歌楚辞如兰薰满香枕舒坦胸怀

天涯此时我们共襄胜赏优美的独一笛韵
长长丝结惟诸公所吐如若暖蚕之哺
地临疆界汇聚五湖四海归心似的骚人墨客
久已把枫树种满红艳欲滴催人欲醉的诗行

2022.02.26 刊于《千岛诗页》

天地有正气 诗援孟晚舟

天生我才必摧断脚镣
地大神州德厚载正道
有信念的中国红凛然牵引
正义的到来
气贯满乾坤

诗言不屈的志向自力自强
援玉枹兮鸣凯旋(1)
孟姜有女同车兮德音铿锵(2)
晚出榆关惊沙走美加(3)
舟已归航翩跹凤凰舞九天

2021年9月28日刊于《南加专页》

注：

- 1:出自屈原《国殇》，原诗是：援玉枹兮击鸣鼓。
- 2:出自诗经：《郑风·有女同车》
- 3:出自温庭筠的《塞寒行》，原诗是：晚出榆关逐北征，
惊沙飞迸冲貂袍。

突破一匹雪 枯枝钓诗香

突然降临的一场雪
破坏力之大令人难于想像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匹配所带来的结果是
雪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要你尝到今生的冷

枯瘦如柴不足为奇
枝叶掉尽也不愿掉落最后的这把骨头
钓雪是我们所坚持的乐趣
诗会从土地里升出头来
香是枯枝上流露的喜悦

2009年6月10日刊于《千岛日报》副刊

我是诗虫，酩酊在 一部残破的书页里

我
是荒古爬来的一只
诗 让人一见就发出惊叫的
虫

酩酊只是自我陶醉
酊在一种必须的清醒里
在封闭的篇章里生命如此沉着
一打开就会看到我跳跃的双眼
部分已经生锈
残余的很难养活自己
破落犹如废墟
的遗址，证明存在过的辉煌
书海浩深
页页任我潜进漫游
里头隐藏着我不敢声张的打嗝

2001年10月26日刊于《世界日报》

灯笼悬挂起一盏明亮的乡愁

灯火不曾在心中熄灭
笼里的鸟
悬在临风处
挂在屋檐下
起始有些失措
一听年关带有亲切的马鸣声
盏灯更加失神了
明明就站在夜里
亮着一排久违的身影
的确，误把
乡音说成ABC
愁似初醒的光

注：2002年印尼总统美卡娃蒂宣布将农历新年定为公休日，全印尼华人无不雀跃，以诗记之。

人从桥上过 桥流水不流

人流

从来就不为谁停留

桥也会让岁月流走

上上下下来来往往的人

过后总会把桥遗忘

桥沟通了彼此的风景

流走的岂止桥上的泡沫

水无动于衷

不说什么

流失或存在从水中可以找到答案

2009年9月15日刊于《东区文苑》

诗人患有眼疾 此事有诗为证

诗人最爱把玩他手中那把七管
人们讥笑他无聊且
患有很严重的眼疾
有如月光的罗曼蒂克被看成寒冷的「霜」
眼见黄灿灿的夕阳却说是「白日」依山
疾病一发不可收拾
此诗传染那诗
事出有因当然这是视角不同
有趣的是就是这种不同
诗才能长寿
为了超越时间
证明患上眼疾有时也有必要

2009年5月25日刊于《绿岛》

千古以来所有的光辉必铸以磨难

千真万确
古人所做 的事无不
以身作则
来提醒你
所有遭受 无不成就你的一生
有些磨难 简直是在跟你开玩笑
的确是要 你把命都豁出去的
光是给你 一条莫须有的罪状
辉煌与灰心 便同时交织
必要时 负担起所有的诅咒
铸就一脸 豪气干云
以不亢不卑 的好脾气
磨磨骨头 就会磨出一些诗的火光
难就难在 你是否准备承受

2007年5月30日 刊于《浴火凤凰》

只有在烈火中才能提炼出精钢

只是那么轻轻一点燃
有如野火在光天化日之下摩拳擦掌
在烈烈的行列中
烈性的与温柔的
火已不分青红皂白
中招中计皆因这一身羽毛
才引来一些不快的火苗
能力只有自己创造
提控或投诉已无济于事
炼丹炼气倒不如炼
出一腔豪情
精神不死犹如
钢筋铁骨是化灰后欲飞的凤凰

2009年5月22日刊于《浴火凤凰》

注：诗题摘自晓星兄的“‘浴火凤凰’的感召”一文里的词句。。

且被凝固为一枚闪烁的伤痕

且不说当年的那一场惊心动魄
被剥夺的岂止是基本人权
凝结的血是一颗不灭的印记
固体不失为一块材料
为雕刀时时所青睐
一刀把我雕成一尊白发
枚举不尽丝丝的悲情
闪开已经不可能
烁烁其词却没有声音
的光芒
伤痛由来已久且不见伤
痕

2029年6月18日刊于《浴火凤凰》

急奔也只是一一种吊着的尴尬

急躁根本无济于事
奔到最后始发觉
也是在起点
只得整装待发
是寻找出口唯一途径
一冲出这困境
种种因由便由不得你细说
吊在半空的无可奈何比与
着力向前
的结果也是落得一无是处的
尴
尬

2009年6月15日刊于《东区文苑》季刊22期

An illustration of an open book with decorative floral and leaf elements around it. The book is open, showing two blank pages. The text is centered on the pages. There are decorative elements: a small flower in the top left corner, a leafy branch on the right side, and a larger floral arrangement at the bottom right. The background is light gray with a subtle shadow of the book.

辑五

旧诗词新写

沁园春 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沁园春-雪 现代 毛泽东

不见雪的雪人
在大地上行走
山川田野
顿时成了一片
没有时间尽头的
茫茫

不见冰的冰块
锁住了前路
许多江河
凝固了滔滔
龙舞银蛇
在雪地上翻飞

远处
无数的王朝
站立曾经的辉煌

犹似素裹的红装
留给我们长期
仰望

甩过来的锅
莫须有的抹黑
以及一级一级的阻挠
将是我们前进的台阶
把历来的文采
展露在现代的舞台
什么大雕什么铁翼
让这些无理取闹的人
务必在我们的弯弓下
一一折腰

今朝我们拥有5G
有“神舟”的载人飞船
有“风云”的气象卫星
有“北斗”的导航
有低轨的“鸿雁”

有屈原解惑的“天问”
有不见身影的“长征”
有每逢中秋最美的“嫦娥”
还有来去自如
誓与天公比高的
威龙

看，嫦娥五号划破长空引领新时代的风骚

2020年12月16日刊于《千岛日报》副刊

渔歌子

题慧敏的“灯塔”兼贺《千岛日报》20周年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渔歌子 中唐 张志和

整片的海也只有海的声音

临水而立

川流不息

二十年过去

两百年过去

甚至千年后

涛声依旧

夕阳告诉你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每一天

都是最后的一次

绚烂

醉生梦死的鱼儿不知道

勇往直前的

一头顶天立地的箬笠

一袭饱受风雨的蓑衣
竟可以
点亮历史的山水

在努山打拉的大海上
塔光
照向四方
犹似一首闪亮的
歌
从隔岸
悠悠传来

引领片片前进的白帆

2020年9月29日刊于《千岛诗页》

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

明 于谦

翻山越岭
趟过雪地
只为寻求
一块灰白的石头

寻来寻去
除了世界
一日热如一日
便什么也没有找到

莫等闲
大气层已经通知我们
再不修补
你我
终将被烤成红烧肉

粉身碎骨与
一堆白骨

并没有什么分别
无非化为
一堆石灰
一阵
人生的
云淡风轻

是的
今生我来
就要来得清清白白
没有什么比这小小的一块
石灰，锤炼后
竟是一栋可以遮风挡雨
避雷电击的
浩然正气

2021年9月15日刊于《东区文苑》

破阵子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宋 辛弃疾

醉的一塌糊涂时
把墙壁上的晃动
看成
刀光剑影
窗外雷声急急
他说快快
万马齐奔了

不，那是歼20
来来回回
例行
在我们的天空
飞翔
有什么可担心的

的卢已化身威龙

一枚导弹划破长空
呼啸而过
把悠悠的白云
吓出一身冷汗
不让可怜的白发白白发生
看，来访的剑客
个个威武神勇
君王的心事
有他们就行了

国家事让年轻的来
没事
他们正在
沙场秋点兵

2022年12月15日刊于《东区文苑》

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大风歌 汉 刘邦

大风起处
尘土飞扬
迷迷蒙蒙中
有颗流星划破长空

所施所加所压的
不外乎
无理取闹
是国是乡是一处
可以安身立命的
诗园

谁能够厘清
这善变的周遭
和不确定的方向
唯诗兮
能守住这一片
是他乡也是故乡的
清静

2021年6月12日刊于《千岛日报》副刊

西江月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西江月 遣兴 宋 辛弃疾

且醉且欢且无可奈何的

笑

瘟疫说来就来

这不速之客

叫我们要用闲工夫来

发愁

宅家多读读诗词吧

看看古人是如何

用诗来对抗

忽如其来的

一场

没有战火的硝烟

酒能消愁吗

大不了醉倒在疫裙边

只见冠状要来扶

我说

去去去
回到你该去的地方
这世间
有太多的无理取闹
何必再来制造
一场
灾难

2020年12月15日刊于《东区文苑》

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唐 张志和

西塞山前
东海龙宫
个个瘦骨如柴的
虾兵蟹将
无精打采的在看
西游记

海洋里
漂流无数的瓶瓶罐罐
让水族们
一饱塑料和吸管
乌龟
剖腹时
它产下了一胎
奇形怪状的
现代王八

龙门没有人敢再跃

端出核废料的人
把鳊鱼养成
头鲸鲨鳃蛇尾的
怪鱼

蓑衣旧了
箬笠已破
千年前的闲暇美味已不在
再不归的话
斜风大雨
会把我们打成
人不人鱼不鱼的
渔翁了

2020年12月10日刊于《千岛日报》副刊

注：最近有日本宣布将核废料倒入海里，有感而作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宋 苏轼

水龙头

漏夜滴下来的

调调，竟是一曲

明月几时

有

所以今晚的月

圆得不想睡觉

我的兄弟姐妹

你们在哪里

隔空遥望

怀抱

一杯冷冷的残酒

一块无助的月饼

伴我在打蚊子

我端起杯子
凭空盛装
从月里流出来
充满家乡味的
银光

今夜
七十一盏灯笼
俱亮
中秋，牵着嫦娥的手
携着欢腾的国庆
月满人圆的走来
唯独
唯独复兴大业
何时见
何时见

此时云端已唱响
驱散着高寒

千古的婵娟
飘然在眼前
我昂起苏轼式的头
迎向
天地间的一片
皎然

2020年10月14日刊于《千岛诗页》

写于庚子年中秋节与中国国庆节同一天的子夜，十月十日重修

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唐 陈子昂

一

陈子昂登上了幽州台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把天地粘得糊糊的

来过的人已经走远了
未来的反正也见不着
来来去去
犹如白云苍狗
悠悠
远远
就像现在的你我根本摸不清彼此的心思

再来的
也不会认识我
我只好把自己装成很彳亍
飘在上空
然后悄悄
随雨而下

滂沱粘粘的流感
是酸又咸
柔软无骨又
透明的
怆然

二

天
地
的一张
脸

留给眼泪
留给鼻涕
留给怆怆然

然后将你我
悬挂起来
一幅
宇宙的
洪荒

2021年1月22日刊于《千岛日报》副刊

竹石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清 郑燮

咬住郑老的竹石
一切的磨难
就会
迎刃而解了

憨直的竹子站立在顽石上
咬住另一块石头
兴高采烈的说
把石头的心事
咬破
就是一部流传千古的
红楼梦

三十多年来我们没书可读
三十多年来路上看不到一块汉字
三十多年来我们只能躲在小房子里
围着暖炉
偷偷的互道
恭喜发财

不管天气是冷是热
不管什么东南西北风
竹子致力
把偌大的天空
打扫
打扫

东边的风
南边的风
西边的风
北边的风
横吹
嗖嗖的
呵呵

好一幅令人神清气爽的破岩图

2022年12月15日刊于《千岛诗页》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宋 苏轼

定是吃了信心定心丸
风雨再大
波涛汹涌千古
一场水势滔滔
过了
也就没有什么意义的风波了

习惯了
一场不明不白的示威
再来就是
一切随意作弄的破坏
所谓民主
无非要人当羔羊
莫名其妙的被送到
像乌台诗案那样
要你死就得死
要流放就流放

流放也没有什么不好
至少
能够亲眼目睹
从未曾看到过的
风景
还可以为庶民百姓
修修补补
一切可以修补的落后

一生
只有一双芒鞋
一袭蓑衣
向人生的起起伏伏走去
走到最后
所谓的风
所谓的雨
所谓的跌宕不明与萧萧瑟瑟
谁怕
一切也就如此的了无遗憾

天净沙·秋思

枯藤 老树 昏鸦 小桥 流水 人家 古道 西风 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元 马致远

—

钢筋水泥

已替代了枝枝叶叶

偶尔飞过几只不知名的小鸟

叫了三两声

也就飞走了

没有小桥

只有马路

还有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

不见潺潺流水

只有金河的水坝

发出卡住脖子时的

咽喉声

到了黄昏

步履像年迈的瘦马

走走停停

有时喃喃自语
有时两眼无神呆望天空
所有的所有
犹如无助的夕阳悬挂在天边
呼痛

霓虹
闪烁着鬼眼
设了一道道陷阱
把我们引进
不见源头的
青山绿水

二

商场 人流 车辆
摩天 大楼 囚老
手机 键盘 抢摊
人行道上
熟人相见不相识

2020年12月30日刊于《千岛日报》副刊

秋收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悯农》唐 李绅

今日的收成
谁还记得当日
辛苦的汗水呢
来来三五成群的
老大不小的老小孩
如稻
笑得像袁隆平
满地翻滚
好不热闹

一阵风吹来
粒粒皆是
禾下的梦呵
在秋日底下
爆出金黄色的笑声

父亲早有叮咛
母亲慈爱的唠叨

孩子
千万别把美好的日子
糟蹋
切记切记
盘中盛载着粒粒
古老的遗训

示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宋 陆游

死 便什么事都做不了了

生 就别无所事事吧

看戏也好

看书也好

画画也罢

临摹写作更是乐在其中

游戏了大半生

无非是闲闲暇暇纷纷扰扰争争夺夺

又怕失又怕丢贪得多又恐遭窃

唉唉!活得真苦

死 原来是睡醒了

生 却是一场的糊里糊涂

告诉你

孩子

赶快把未拼好的图

一块一块捡起来
然后拼好
少了一块
便成就不了完美的江山

不要忘记清明时节一定要报告我这些

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张继

月落了
根本听不到鸟鸣声
赤道没有霜雪
金河旁
点点灯光
也不知在愁什么

我在河旁独酌一夜不眠的泡沫

城市中
一座座高楼
一座座大厦
一座座公寓
像毒蘑菇
无缘无故的
拔地而起

夜半三更
这无声无息的宁静
惹起
隔世的钟声
悠悠传来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宋 李煜

春花秋月远在隔洋
只有在中秋时节
我们抢着没看清也不理月圆月缺的
饼

故国
故国是什么颜色
不知道
山川流水亭台楼阁
雕阑玉砌是曾经的辉煌
这，我也不懂
改了多少朱颜
终归老去
老不去的是千古的遗憾
美丽的传唱

心中的郁闷唯有
融入泗水的金河通过梭罗河流经红溪奔向南中国海去寻找故乡

2021年7月14日刊于《千岛诗页》

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宋 李清照

寻来

找去

找到最后

突然发觉

只有一把心酸泪

醉 并不等于什么事都没有了

醒 有时比醉更糊涂

我们都似曾相识

虽说隔山隔水隔海洋

不隔的是

穿著一样黄色的皮肤

戴上一样黑色的眼睛

还有絮絮叨叨关怀备至

虽异体却仍旧相连的

魂

那条大江
肯定过不去了
只有风
只有雨
只有来去自由的
点点滴滴
打湿了我的视线
这一生是怎生的黑啊
愁也没用
醉翁之意
硬把国破
说成盛世太平

2020年11月28日刊于《千岛日报》副刊

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唐 李商隐

漂泊了大半生
确实还不知道
几时才能够回来

天堂的门从来没有关闭

十二月开始
每晚都有雨
湿湿的
有点不明不白
有点模模糊糊
涨满我这时的心情

以前的西窗
是否依旧敞开着
窗对面是海滩
海浪时时卷动
你我的笑声

一种初遇之后
便泯灭不了的余韵

今夜
就让雨来得更澎湃吧
或许可以清洗
朦胧的影子
到时
或许我已回来
在你窗前
细说有一场雨
真美

2021年1月8日刊于《千岛日报》副刊

黄昏

向晚意不违，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唐 李商隐

黄昏

安排了一把轮椅

我们轮流赶来看

人生

最后的一场无限好

老了

什么都驱不动

即使驱着四轮的铁房子

还是权力至上的皇车宝马

路

还是越走越

沉重

茫然四顾

发觉

一起来的人怎么越来越少了

想邀一两知己品茗品人生的人也都没有

不觉

悲哀了起来

天边划过一抹
绚丽的银钩
生命美得像垂钓

掉
钓
掉
钓
掉
进
海
里

天地
顿时一片漆黑
迅速向我湧来

2023年1月17日刊于《千岛诗页》

卜算子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宋 李之仪

每天
我们都在尝
从水龙头冲跑出来
不冷不热忽急忽缓又燥又暖的
思念

不用见面
不必打招呼
水滴水滴水滴水
倾注
憋了一生的相思

水是清白的
它的纯洁
远胜于
滴不尽的愁肠
毫无理由的恨
以及，无缘无故的无名之火

你住那头
我住这头
中间挑起的那一管长长的水道
让我们感同身受
流淌在我们身上
和水和血和粘粘黏黏密密稠稠
是怎么甩也甩不掉怎么割也割不断的
亲情

2020年11月18日刊于《千岛日报》副刊

听雨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虞美人》听雨 宋 蒋捷

没有看到打伞的美人
听着听着
雨声中忽然有人大声高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
这时，更大的车流忽焉而过
歌声
便不复返了

至于那个流落他乡
仍然怀抱南宋江山的落魄书生
仍在僧庐下
细数
点点滴滴的
过往

雨越下越大
后来转小
到最后雨停了

也不知道是否天晴
肯定的是
远山含黛
绿水更绿山更幽了

窗前树上
鸟鸣啾啾
细声细语的在细啄
人生不过是一场
朦朦胧胧
忽悲忽喜又堪又怜
有时柔如娇丝
有时直如钢铁的
一场雨

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唐 柳宗元

千山
飞过了之后
没有留下一片羽毛

径上有人
独坐
千年

我没有看到鱼
只有明亮的蓑和笠
还有静静的钓竿
直指
对面的山
以及山背后的
苍茫

啊!原来
老翁除了钓雪
还有一尾
永恒的孤寂

附录： 汉诗韩译

蟑螂（外一首）

一只蟑螂在我身边产卵
流言敷满了一张床
夜让疙瘩愚昧了
追杀跑掉的梦

有时流言是一排子弹
无的扫射是一种排泄
然后挽着一袋脏衣物
晋谒洗衣机的宫殿

在特定的地窖里
种植着隔离的非典
让一群无知的蟑螂
衔有铝质抽屉的明天

바퀴벌레 (외1편)

한 마리 바퀴벌레가 내 주변에 산란하며
침대에 다 퍼뜨리겠다는 말을 했다.
밤에 부스럼이 우매해져
달아난 꿈을 죽이러 쫓아갔다

가끔 탄창의 총알이라는 말을 하더니
부의 사격도 일종의 배설이라나
그리고 한보따리의 더러운 옷을 걷어와
세탁기의 공전을 알현한다

특정한 가마 속에서
격리된 사스(sars)를 심는다
한 무리의 무지한 바퀴벌레가
알루미늄 서랍의 내일을 물고 있다.

吊着的彩纸

悬挂的彩纸是一条鱼
在风中游动
举手即可摘下的垂钓

有时会是一只鹤
一只飞不起欲望的角色
鼓动双翅鼓不动发霉的景色

有时会是风铃
铃声响自钢铁的灵魂
律动而不见声音

我悬挂的命运薄如一张纸
让风轻佻着……

매달린 색종이

매달린 색종이는 한 마리 물고기
바람 속에서 수영하고
손을 들어 오프낙시를 한다

어쩌다 한 마리 학이 되어
욕망의 역할로 날지 못해
교반 날개는 두드렸지만 곰팡이가 핀 곳은 못 두드려

어쩌다 방울이 되어
강철의 영혼에서 방울소리가 울려 퍼지고
울동이나 소리는 보이지 않는다.

내가 매달려 있는 운명은 한 장의 얇은 종이로
바람에 방정맞게…………

刊登于《ASIA POEM光与林》半年刊第4号，2011年07月05日出
版。金尚浩译

叶竹的词牌现代诗革新

——评《水调歌头》

马峰

云南大学文学院

在印华文坛，诗人叶竹颇为执着且用心于现代诗写作。近来，他不断革新自己的现代诗路，更尝试以词牌名《渔歌子》《江城子》《水调歌头》等来写诗。这种古为今用的作诗法，不同于“旧瓶装新酒”的旧形式、新内容，也不同于“故事新编体”的旧内容、新故事，而是采用旧标题、新形式、新内容，倘若能够量质并重，或可自成一格，不妨称之为“词牌现代诗”。叶竹的《水调歌头》便是典型一例，其创作风格或可用“古韵今声”概括。

先谈“古韵”，这里指与古人相通的格调韵致，并非声律上的押原韵。具体而言，一是词牌的自带古韵，诗人借古抒怀的用意明显，首节五句“水龙头/漏夜滴下来的/调调，竟是一曲/明月几时/有”借题入诗，自然贴合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且引出潜在呼应，而现代宅家（水龙头）的情状并未妨碍诗意满怀；末节中也有“千古的婵娟”“我昂起苏轼式的头”，这两句不仅明示点题，而且形成再度呼应。二是诗人借中秋月夜倾诉对兄弟姐妹的想望，“所以今晚的月/圆得不想睡觉/我的兄弟姐妹/你们在哪里”，这与苏轼借中秋明月抒发对弟弟苏辙思念的寓意

相同；末节八句所呈现的超然达观也情怀相近，“此时云端已唱响/驱散着高寒/……/迎向/天地间的一片/皎然”。

再谈“今声”，主要是指对社会当下与（印尼）华人心境的家国呈现。一是“兄弟姐妹”对自己家人以及集体同胞的双重指涉。二是“家乡”的多元性，可以代表印尼本土家乡、中国祖籍故乡乃至中华文化原乡，“我端起杯子/凭空盛装/从月里流出来/充满家乡味的/银光”。三是表现海外华人的“中国情结”，在情感上热切期盼祖籍国的基业强大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2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又恰逢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中秋节。诗人因之许下双节祝愿，“今夜/71盏灯笼/俱亮/中秋，牵着嫦娥的手/携着欢腾的国庆/月满人圆的走来/唯独/唯独复兴大业/何时见/何时见”。毋庸讳言，国庆（71）与中秋（灯笼）的双重象征亦明亦暗地指向中国。

当然，就本人的直观感受而言，倘若要增强诗的本土性，或兼容中华性与本土性，那么虚指的“金河水（漏夜流淌的）”替代实指的“水龙头”也别有一番风味。此外，诗人在意境的协调度方面或可再推进，就如“伴我在打蚊子”的俗常化用词与全诗“雅意”稍显不搭，或可置换为“一个寂寥对影”“一个彳亍身影”之类，借此与三四句“一杯冷冷的残酒/一块无助的月饼”形

成一唱三叹的回环往复格调；同时，再与前两句“隔空遥望/怀抱”相承接，只能怀抱自己的影子，而且与影子孤独对视，则更能凸显形单影只的遥想情境。

附：

叶竹 《水调歌头》

水龙头
漏夜滴下来的
调调，竟是一曲
明月几时
有

所以今晚的月
圆得不想睡觉
我的兄弟姐妹
你们在哪里

隔空遥望

怀抱

一杯冷冷的残酒

一块无助的月饼

伴我在打蚊子

我端起杯子

凭空盛装

从月里流出来

充满家乡味的

银光

今夜

71盏灯笼

俱亮

中秋，牵着嫦娥的手

携着欢腾的国庆

月满人圆的走来

唯独

唯独复兴大业

何时见

何时见

此时云端已唱响

驱散着高寒

千古的婵娟

飘然在眼前

我昂起苏轼式的头

迎向

天地间的一片

皎然

写于庚子年中秋节与中国国庆节同一天的子夜，10月10日重修

新奇灵动的语言魅力

——谈叶竹《晾晒中的鱼》

马峰

“我愿做浩瀚大海里的一条小鱼，随着波浪自在的遨游。”当人们渴望自由时，总是幻想化作水中的鱼儿。“鱼”的生活，真的是令人艳羡的无忧无虑吗？叶竹，用新奇而又充满魔力的语言，道破了“一条鱼的命运”。《晾晒中的鱼》，是一首奇特的现代咏物诗，或许称为“叹物诗”更为妥帖。诗人一反赞美的常态，从对鱼的羡慕转为冷静的审视。

诗歌运用冷色调进行素描，勾勒出一幅幅残酷的画面。全诗分四节，前三节各四句，末节用一句话黯然收尾。第一节，被绳子拴住晾晒的鱼，鱼在风中做着无望的游动，“尾巴不再点水 / 只在风中游动 / 辽阔的晒场 / 竟游不出绳子的尾随”；第二节，画面拉回到鱼被捕捞的场景，鱼在网中做着徒劳的挣扎，“张口的大网 / 品尝着鲜嫩的惊慌 / 那无声的嘶喊 / 泛着两条发白的泪痕”；第三节，在太阳下鱼被慢慢晒干，鱼在无奈中咸涩干枯，“急奔也只是一种吊着的尴尬 / 让太阳慢慢剖析 / 一条鱼的命运 / 越来越咸涩”；第四节，开门见山的点出鱼的最终遭际，“然后苦痛以价廉物美售出”。

诗人以白描的手法进行构图，对鱼的命运进行反思。首节是

淡淡的描绘，随后渗入情绪的波澜，其情感经历了由“藏而不露”到“冷静诉说”的转变。当鱼脱离了水，等待着的是“大网、绳子、晒场”，还要经受“风与太阳”的“剖析”。鱼的“游动、嘶喊、急奔”都已于事无补，徒留“惊慌、泪痕、尴尬”为伴。鱼渐渐变得“咸涩”，咸鱼干也即将成为价廉物美的佳肴。一条无忧无虑的鱼变成“苦痛”凝结的标本，谁又能明了美味的代价？诗人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其语言有神采飞扬的怪异，鱼在风中游动，像空中的风筝，永远游不出绳子的尾随；有新颖别致的陌生化效果，贪婪的渔网可以张口“品尝着鲜嫩的惊慌”，把鱼的惊恐形容为“鲜嫩的惊慌”，通感的运用闪现出独特魅力。“晾晒中的鱼”有隐喻色彩，这是自然界中动物的悲惨遭际，谁敢说这不是人类弱势族群的命运象征？人权失衡、种族歧视、战争挑衅，人的生存正面临着尴尬的境地。如果“晾晒中的鱼”可以重获新生，那么它绝不会再以自己的温顺来博得佳肴的美名，或许它会选择变成“凶猛的鲨鱼”，用利齿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附：

叶竹《晾晒中的鱼》

尾巴不再点水
只在风中游动
辽阔的晒场
竟游不出绳子的尾随

张口的大网
品尝着鲜嫩的惊慌
那无声的嘶喊
泛着两条发白的泪痕

急奔也只是一种吊着的尴尬
让太阳慢慢剖析
一条鱼的命运
越来越咸涩

然后苦痛以价廉物美售出

后 记

自与诗结缘以来，不觉已经40年了，如今只出版这本《叶竹诗选》，若是其他诗人，可能已经出版了好几部诗集了，感觉难免汗颜！虽然，之前已出版《叶竹双语诗》，与北雁兄合集出版《双星集》、《双星集2》，但除了《叶竹双语诗》都不是个人的专辑。从最初不懂什么是现代诗，到学习写现代诗，这期间让我经历了人生最宝贵的幸遇，就是遇到亦师亦友的北雁诗兄，是他一直在鼓励我，让我有勇气学写现代诗。在80年代初，北雁兄又介绍我认识当时著名的印华诗人柔密欧·郑先生，在印尼华文全面被封杀的年代，郑先生孜孜不倦为我解诗，教导我写诗，亦为我修改诗，当真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故在诗选集里，我选了多首纪念他老人家的诗。

另一位最让我敬仰的诗人，就是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台湾著名诗人洛夫老师，他的诗深深吸引了我，他那魔幻般的诗的语言，无不令我叹服，也让我更加懂得如何运用有限的文字去变化更多的诗的内涵。洛夫老师被尊称为“诗魔”，是现代诗的一代宗师，故在我的悼诗里，说他是：“现代诗的同义词，与现代诗同寿”；只要是喜欢现代诗的读者，不能不知道洛夫诗人。

回想与我同出生在60年代、华文书报被禁锢的时期的华裔，根本没有机会读到华文书籍；对于热爱华文文学的我、以及所有喜欢华文文学（包括印尼华文教育工作者）的人来说，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所以，在我的诗中经常出现一些伤痛的句子：“且被凝固为一枚闪烁的伤痕”，我们的处境犹如一尾吊着的咸鱼：“急奔也是一种吊着的尴尬”，“我悬挂的命运薄如一张纸/让风轻挑着……”，等如斯悲哀的诗句！即使到了千禧年华文解禁的年代，这种苦闷一以贯之：“灯笼悬挂起一盏明亮的乡愁”，“突破一匹雪，枯枝钓诗香”，皆是对华夏文化的坚持，要不然何会以“竹”为名呢？坚韧不拔就是它的个性；故此，对当年掌权者不给我们华文书读，全面禁锢与华夏文化相关的活动，我却偏偏用华文文字写诗，这，就是坚韧不屈，这，就是竹子的原本性格，也就是我这笔名的由来。

本诗集的出版，有劳中国诗友姜凤龙老师的从中帮忙，以及《奉天诗刊》的无条件列为丛书，和给予国际书号的支持，还有帮助本书排版的朋友，在此向你们致谢。另外，此书能够顺利的出版，得到吴荫暄顾问，廖彩珍顾问，吴超峰先生，张荣伐先生，陈淑莲顾问等诸位贤达的资助，印华文学的发展，需要有更多无名英雄来支持，故此也在这里一一致谢。



定价：58元